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四〇二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02)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484);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48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零二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乌斯曼·索塞·迪奥普先生**
(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02)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4)；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4)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6)

1. 主席：依照安理会第一四〇一次会议通过的

决定，请约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和摩洛哥代表到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并商定当他们中某位代表要发言时，就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H.* 法拉先生(约旦)、*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M.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A.*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和 *A.T.*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2. 主席：我还收到了叙利亚代表三月二十一日的来信〔S/8491〕，信中要求安理会邀请他参加目前项目的辩论，无表决权。如无反对意见，我将邀请叙利亚代表到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并商定当他要发言时，将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G.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指定的席位就座。

3.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商讨目前的项目。

4.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国政府以极大的关切注视导致这次会议召开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中东一向是一个苦于过多暴力行动和冲突的地区，现在又出现了暴力行动。在收到今天事件的报告后，我国政府立即发表了一个声明，对以色列越过停火线的军事行动表示遗憾，并认为这种行动损害了和平解决有关基本问题的愿望。

5. 美国对于与我们有关的事情的态度，在安全理事会上已经多次声明。我们坚持我们经常表示的观点。美国政府反对来自中东任何方面的暴力行为。我们反对破坏安理会各项停火决议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使得原已复杂的局势更加复杂。我们反对破坏安理会各项停火决议的恐怖行为；我们不是没有看到因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我们还认为军事反击，例如最近刚发生

的那项军事反击，其规模与先于它的暴力行动的规模相比是不相称的，那些军事反击，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6. 处在这种种局势中的当事各方都应遵循的规则，很多年前，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的第五十六（一九四八）号决议中，第一次得到了阐明。在那个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宣布：

“各方有责任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防止任何受它管辖的或在它控制的领土上的个人或团体的违犯停战的行动”；

“不允许任何一方以对另一方进行回击或报复为理由破坏停战。”

7.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以色列和约旦双方都保证遵守的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停火决议。凡恪守这些原则的人，看到已经发生的恐怖行动，都不能无动于衷。但是我国政府强烈地感到，用越过停火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对付，并不是一个办法。这种行动不能带来安全，只能导致更加不安全。

8. 明智的办法，有效的办法是依靠一切结束挑衅的和平措施，而不是去与挑衅行动相抗衡，或甚至去超过它。

9. 正如我在以后将指出的那样，眼前有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联合国。

10. 最近的事件对去年十一月安理会开始的谋求和平的头等重要的工作造成了危险，我们十分严肃地注视着这个问题。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为了建立和保持与各有关国家的接触，从而促成各方取得一致意见，并对按照安理会一致赞同的原则而达成能被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有所帮助，秘书长的特使雅林先生一直在不辞辛劳地、耐心地工作。

11. 大家都认识到，完成这个使命并不容易；大家都认识到，六月份发生的冲突对取得迅速的进展已经形成了新的感情上和心理上的障碍。同样地，大家现在必须承认违犯停火的行为，包括今天早些时候发生的行动，将造成更多的障碍。

12. 许多个月以来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尽力设法

解决中东问题的经验已经证明，诽谤或谩骂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尽力而为的是加强联合国现有的能维持和平的机构，直到雅林先生的和平努力取得成功——这是我们大家都热切希望的。

13. 根据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政府相信，加强联合国在以色列和约旦停火区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在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停火区，保持联合国代表在场，很有帮助；与之相比，在以色列-约旦停火区还没有联合国观察员。因此，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和联合国秘书长在观察和监督停火协议的实行及报道在这地区的违犯停火行动方面都受到了障碍。在很难维护停火协议以及在整个地区的更持久的和平的前景非常渺茫的情况下，这种局势不容许继续下去。

14. 我们认为安理会有权指望以色列和约旦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和联合国观察员充分合作，从而使停火协议得到全面执行，并使所有有关国家严格遵守。

15. 今天的事件再一次证明，暴力行动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迫切需要的是：各方必须认真地按照停火安排行事。在加强对停火安排的监督方面，他们必须互相配合。有关各方必须重新保证遵守本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原则。各方都必须与雅林先生合作，以促进实现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目标，这目标就是建立公正的、持久的和平，确保这一地区的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16.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应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约旦的要求，安全理事会正在召开一个最紧急的会议。当这个国际社会正在举行夏佩维尔屠杀事件周年纪念活动时，以色列选定这一天对阿拉伯人重演那个悲剧。这个令人不安的巧合，清楚地说明了两种局势的本质是一样的。以色列军队今天制造的局势特别严重，特别令人不安，因为这是以色列六月五日行动的直接继续，也是以色列不断的挑衅政策的一部分，随着这种挑衅政策而来的就是反复的侵略行动。

17. 不幸得很，导致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召开

的各项事件并不是孤立的。除非我们自己甘心于失败，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现象不能离开与这整个问题有关的各个环节来考察。

18. 由以色列发动的反对阿拉伯各国的战争，只不过是殖民式政策的表现，而这一政策是为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所执行，并为受自己良心谴责的西方人所支持。这一政策也就是要把对自己故乡有深厚感情的和平人民赶出他们的家园。使中东惨遭不幸的整个悲剧，破坏这个地区和平的整个悲剧，概括起来是一个字：巴勒斯坦。必须经常反复地指出：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愿望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过去的历史很可能在将来重演。联合国本身经常地提起注意这个事实，而以色列却经常地、断然地否定这个事实。

19. 我们想追述一下六月五日事件前后以色列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原则所采取的政策中的某些特点，因为以色列在今天又违犯了这些原则，大举进犯约旦的未占领地区。我们想提醒大家，以色列接受任何决议，总是以达到规定好了的明确目标为前提。仅以一九六七年六月情况来说，大家知道以色列就不顾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继续侵略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约旦，直到达到它为自己定下的目的为止。

20. 例如，在叙利亚的整个被占领地区是在安理会要求停火以后才被侵占的。

21. 以色列利用了一些国家的共谋和支持以达到它的目的，同时又得到某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帮助。以色列所以如此作为，是因为它知道当联合国遇到移民殖民地产生问题时，从未加以制裁，以色列从这一事实中吸取了经验。

22. 只要看一下它在过去几天中的声明，人们就能推断：以色列已决定违犯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以巩固它在各个占领地区的地位并达到它最后并吞已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一贯目的。而且，这种局势将与新的救世主义一样延续下去，据说，这种新救世主义的目的是要贯彻神的意志，而这个意志是要在牺牲当地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圣经的预言。最近的历史使我们想起，一些救世主是怎样在欧洲崛起，又是怎样下场的。

23. 这种政策通过几种方式表现了出来，特别

是通过以色列当局绘制出版的官方地图表现出来，以色列当局甚至规定：就管辖权和国际关系而言，停火线是目前唯一有效的分界线。

24. 再讲一点细节——让我引用一下今天下午由联合国公共情报室新闻服务处散发的文件——就如同今天早上犹太复国主义外交发言人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一细节的含意是表示对于客观性的尊重，原文如下：“来自约旦领土的对以色列的进攻，已在继续，而且已不断地在增长”。¹这个文件会使人想起，对以色列当局来说，停火线已成为“以色列的边界线”了。

25. 此外，为了消除疑虑，以色列当局正在着手用圣经上的名字来重新命名被占领的地区，例如“撒玛利亚”和“犹太”，使这些地区“犹太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种局势的存在，是六月五日侵略战争以后以色列占领了阿拉伯各国领土的直接结果。而六月五日侵略战争本身又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侵略的结果，这种侵略一开始是秘密进行的，后来发展为明目张胆的行动。在巴勒斯坦进行的侵略，与所有殖民者的侵略没有什么两样，特别象在南非出现的那种形式。以色列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本身就是一种侵略行动。从逻辑上来讲，这种情况只能靠侵略才能维持下去。

26. 事实上，这种长期侵占助长了以色列最终并吞被它占领的领土的决心。不顾战争而留居在占领区的人们对以色列当局来说，是并吞已占领的阿拉伯各国领土的一个障碍。由此可见，实行压迫和有计划的破坏政策是为了扫除那个障碍，把阿拉伯人赶出他们的家园，使更多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参加到已有的一百五十万人的难民队伍中去。爆炸破坏、大规模镇压和捣毁整个整个村庄等行动已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慨。

27.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从登载在一月二十六日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文章中摘引几节：

“针对前三个星期中发生的一系列小事件，以色列军队不分男女老少对当地人民（主要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进行集体惩罚。这种惩罚包

¹发言人用英语引用，参阅联合国新闻公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SC/2981，取第七节。

括连续几天的宵禁（宵禁期间食物和饮水得不到适当的供应），任意逮捕，随便毁坏平民的房屋和财产，而这些平民与这些事件没有任何”——我强调一下，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早上当我离开加沙时，收容了十万巴勒斯坦难民的三所难民营里在昼夜戒严，在加沙市街上不时听到枪声，这些枪声只是为了吓唬吓唬平民而已。

“……

“我作为德国人的俘虏，在四年中饱经沧桑，但是德国人对待我从来没有象以色列人目前对待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那样苛刻，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妇女和儿童呢！”²

28. 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把用恐怖手段来对待耶路撒冷、加沙、约旦河以西地区和西奈半岛的政策扩大到约旦河的东岸。以色列正在开始它的计划的第三步；第一步是侵略，第二步是并吞已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第三步是镇压任何反抗并吞的行动。事实上这不是象以色列当局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报复政策；而是象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是扩张主义行动的继续。

29. 一年不到，在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估计有一万五千多人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侵入了约旦的另一个地方。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一支远征部队大规模入侵别国的领土，动员了所有的军事潜力，坦克部队，空运部队和航空设施。从约旦河谷到亚喀巴，打开了长达一百多哩的战线。

30. 因而，部署的军队力量和战线的长度本身就清楚地表明，这些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姑且接受帝国主义关于报复行动和“追击权”的概念，这种军事行动也不能象特拉维夫的宣传所强辩的那样，被说成是有选择的报复行动。面临着一些人所谓的“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而事实上是阿拉伯人反对敌人占领的反抗运动日益加强，以色列军队除了使用为每一个人良心所谴责的法西斯手段以外，还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难道已有的例子还不够明确地向他们证明，无论是报复行为还是屠杀，都不能征服为反对外国占领，解放自己而战斗的人民吗？

²发言人用英语引用。

31. 在被强占的巴勒斯坦国土上，全民族正在自豪地、勇敢地准备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努力。尽管今天上午它的头上被加上了历来是殖民主义者所定的种种罪名，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正在领导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象在越南和罗得西亚那样。

32. 将近二十年来，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现在已知道以色列那套戏法：制造舆论，然后进攻。其目标只有一个：获得更多的领土，赶走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民。

33. 以色列把自己看作，而事实上也确是，强加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强加于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且，在以色列看来，我们应该接受这一扩张主义的现象，并承认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利。

34. 以色列当局不满足于只是恐吓和屠杀被侵占领土的阿拉伯人，而且跟踪追击这些人一直到由联合国保护下的难民营。为歇斯底里和仇恨情绪所驱使，再加之犯了罪而不受惩罚，以色列当局把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看作是个潜在的抵抗运动战士，甚至在他被赶出自己家园后也是这样看待，或者说更是这样看待。

35. 我们都知道安理会不去阻止侵略而往往只是开开会表示一下注意了这样一点就算了。这样下去，情况怎么会改变呢？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约旦的代表已不止一次地事先提请安理会注意以色列已在着手进行军事准备。但是痛苦的经历告诉我们，这种活动仅仅是进一步侵略的前奏。安理会知道它自己的职责范围，就不能再回避其最基本的责任：谴责侵略。这样做，安理会只是起了遵守自己的决定，着重于劝阻任何侵略的意图的作用而已。

36. 我国代表团希望保留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再一次发言的权利。

37.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今天以色列武装力量对约旦河东岸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为这种不可原谅的行动所提出的借口是：他们的进攻目标是所谓恐怖主义分子在约旦的基地。以色列出动了不少兵力，用直升飞机、坦克及各种武器强渡了约旦河。这

种武装进攻无疑是预谋的，很明显这是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为反对其阿拉伯邻国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和不以报复行动为名义采取任何侵略行动。

38. 约旦代表在下午早些时候所作的动人的发言中〔第一四〇一次会议〕要我们注意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二二八(一九六六)号决议。决议中执行部分第3段原文如下：

“对以色列强调指出军事报复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再发生这种行动，安全理事会将按照宪章的规定，考虑更进一步有效的步骤，以保证使这种行动不再发生”。

39. 仅仅在通过该决议前几个星期，以色列曾进行犯罪活动，例如炸毁阿拉伯人的家园，使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人民感到恐怖，这违犯了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协定的人道主义原则。³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统治方法使全世界都感到惊骇。

40.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就中东的更广泛问题阐述巴基斯坦的观点。既然我们此刻所关心的是由于以色列今天的侵略行动而造成的局势，我想强调有关的两个基本因素。

41. 第一，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他们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所占领的土地上撤走，那些领土上的人民的反抗运动必然有增无已。确实，所谓恐怖主义的活动只是这种反抗的一种表现。

42. 第二，以色列采取这次行动的借口是根据它以前好几次在安全理事会所宣称的报复权的说法。我几乎不需要提醒我的同事们，安理会业已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允许以色列享有这种权利，那么我们就破坏了宪章的真正基础。

43. 现在是安全理事会再次注意这个事件并对以色列的行动明确表态的时候了。这种行动必须受到谴责，以色列必须立即从全部被它占领的土地上撤回去，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违犯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我国政府坚信，安全理事会应该做这些工作。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³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为保护战争受害者的日内瓦公约。

44. 在这个阶段，我国代表团希望提供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意见就是这些。我们保留以后发言的权利。

45. 我想附带说一句，今天早上，当我听取以色列代表发言时，我对他发言开始就直接攻击安全理事会的正直和公平感到吃惊，我想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我在这儿已经好几年了，我没有想到竟会碰到这样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他既想出席安全理事会，又竟以教训安理会的口吻开始陈述自己的诉讼。但是，以色列代表还不止于此，他通知安全理事会，要对它进行审判。我们认为，这种态度以及这种专横的口吻在这个重要的机构中是很不适当的。

46. 贝拉尔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很信任你的才干，我们感谢你在中东又一次爆发了极其严重的事件后，马上紧急地召开了安全理事会。这次事件使那个地区不幸的人们遭到了新的、残酷的痛苦。

47. 我的话很简短，因为今天不是作长篇大论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行动得越快越好，以制止这种完全应受谴责的军事行动。法国政府深切关注以色列军队对它的对手所采取的行动。自从去年六月冲突以来，它的对手曾多次表示愿意为受到蹂躏的这个地区的危机寻找公正的解决方法。

48. 以色列这次在从太巴列湖到死海的70哩的约旦河一线上发动的进攻，估计有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是动用了坦克、步兵和袭击队，并有飞机配合下进行的。这次进攻是特别针对卡拉迈难民营的。

49. 把这次军事行动叫作一种报复行动并不能为下令采取行动的政府减轻责任。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国家，象以色列代表想要做的那样，粗暴地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令以色列代表用所谓有某些事情发生在先为借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也根本不能和这次行动相提并论。而且报复这个概念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受到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所谴责的。在过去很多场合，我国政府曾指出，所谓的恐怖主义行动是军事占领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国政府在提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种危险的同时，曾不断要求撤出占领的土地。现在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要求。

50. 这次新的行动不可能象以色列代表在信〔S/8486〕中描述的那样，说成是一个“局部和有限的预防措施”，我们也不能接受诸如“这种行动是为了〔以色列政府〕管辖下的领土和居民的安全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的论调，因为我们不承认这种通过占领取得的“管辖权”。

51. 这次行动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因为在这次行动的前几天，尤其在三月十九日和二十日致安理会主席的信〔S/8478, S/8482〕中，安曼政府已经特别明确地指出这次行动已经迫在眉睫。约旦政府把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召请到约旦并告知他约旦政府感到严重忧虑。正当雅林先生——对于雅林先生的努力，我国代表团愿在此公开表示赞赏——与约旦当局一起研究严重的局势并正在设法根据安理会的意志在那个地方重新建立和平，避免在那个地区爆发新的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发动了进攻。

52. 安全理事会要求尊重停火的决议。安理会必须彻底谴责以色列武装力量的这一军事行动，必须要求以色列从它占领的土地上撤走，必须坚持立即、全面贯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不得再用任何荒谬的借口阻挡决议的贯彻。

5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应约旦代表的要求，今天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以色列对约旦犯下的新的侵略罪行。这是以色列进一步粗暴地违犯安全理事会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决定。

54. 约旦代表在今天的发言里告诉安理会，以色列武装力量对约旦的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以及有许多和平的阿拉伯人居住的难民营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以色列空军还对约旦领土进行了空袭。他告知安理会说，这种强盗式的侵略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和在广大地区内的财产损失。

55. 他还举出大量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说明，以色列毫无理由地对约旦进行侵略。很清楚，这次行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事先策划、经过周密考虑的新的军事挑衅行为——是以色列方面的大规模军事侵略行动。

56. 以色列当局甚至也不打算隐瞒这一事实：这次对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决定的新的、恶劣的挑战，显然是蓄意采取的。在这次罪恶的进攻之前，我们曾听到以色列各方人士对阿拉伯各国，特别是对约旦进行过公开的威胁。安理会理事国都很清楚地知道，约旦把有关以色列准备发动新的侵略进攻的消息事先通知了安理会。

57. 安全理事会今天收到了关于下述事实的正式确认：这次军事进攻是以色列有计划和事先有准备的。这一点可以从一份文件中得到证实，在这份文件中有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三月二十一日的来信，其中第2段说：“据报道，约旦河谷地区以色列军事力量有了不寻常的集结。”〔S/7930/Add.64〕⁴ 这是联合国文件正式证实对约旦的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的。

58.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秘书长特使雅林先生正在根据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进行协商。这是另一个最使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以色列并不打算，而且也从未打算过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来寻求和平解决问题。以色列继续在玩弄无耻的两面手法以迷惑世界各国人民，并使阿拉伯国家放松对它的警惕。

59. 特拉维夫方面在与雅林先生协商期间所使用的瞒天过海的策略只不过是准备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新的侵略行动的伪装。这样，以色列为什么一贯顽固地拒绝并继续拒绝接受和执行安理会决议，以色列当局又为什么采取这种挑衅性的方针，片面解释和歪曲这个决议也就非常清楚了。有权解释安理会决议的是安全理事会，而不是以色列政府。

60. 正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他最近的发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的要求，这份发言稿已作为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的正式文件〔S/8479〕散发——以色列最近所采取的步骤更加可以说明它的扩张主义政策，这些步骤包括：把占领区在行政上并入以色列；并吞耶路撒冷；用武力强占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的土地以达到用以色列人来代替阿拉伯人的目的；在占领

⁴发言人用英语引用。

区强行通用以色列货币。此外还采取种种镇压措施和毁坏房屋迫使近四十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这些非法的行动，受到了全世界的指责。

61. 正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进一步所指出的那样，不管以色列怎样大言不惭和平经，以图欺骗世界人民，国际社会再也不会相信以色列的骗人诡计，并进一步认识到，以色列坚持占领阿拉伯领土本身就是继续侵略阿拉伯国家，就是违犯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决议。

62. 以色列的罪恶行径暴露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是什么货色；这种行为显然是以色列旨在公开并吞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以便巩固他们的侵略成果的侵略政策的一部分。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的粗暴违犯。

63. 象过去一样，以色列现在宣称它对约旦的攻击是“一种报复行为”，企图以此来证明它的侵略行动和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明显违犯是正当的。

64.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安全理事会曾四次——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六二年四月、一九六四年四月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断然谴责以色列进行军事性质的所谓“报复”。

65.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会谴责了以色列政府精心策划的“违犯联合国宪章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第二二八(一九六六)号决议〕。那时以色列也扬言所谓的“报复”是必要的，企图欺骗安全理事会和全世界。安全理事会揭露了这个诡计并警告以色列，如再发生军事报复行动，安理会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进一步和更有效的步骤”〔同上〕。

66. 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再次使用了侵略者惯用的伎俩，企图把以色列装扮成“无辜的羔羊”，而把侵略的罪责推给它的受害者，从而迷惑安理会。但是，侵略者的话是相信不得的。约旦代表引证的事实及我所提到的秘书处文件中所说明的情况揭露了以色列无疑是停火的违犯者，是一个对阿拉伯国家犯下又一侵略行动的国家。

67. 我们也不能不谈一下以色列代表对安理

事会采取的挑衅态度。他几乎以起诉人的姿态，长篇大论地详谈安理会的无能，企图告诉安全理事会应该怎么做，还蔑视地声明以色列将继续进行所谓的“报复”。

68.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以色列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对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又一次提出了挑战。它的领导集团正在继续采取一个冒险主义的、不负责任的愚蠢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仅是造成中东极端紧张局势的原因，而且对以色列人民自己来说也是个危险。

69.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次对中东和平的新的破坏不仅应归罪于以色列的刚愎自用的政治家，同时那些在美国和英国支持特拉维夫的人也必须分担罪责。他们为以色列提供财源和武器，包庇侵略者，而且，最近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把自己的宣传机器让以色列利用来散播对阿拉伯世界的仇恨和敌意。

70. 最近的事件进一步证明，以色列的侵略政策首先仍然是依靠美国、联合王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来支持的。自从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最近访问华盛顿以来，以色列的行动一直更带有挑衅性，现在它又对约旦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一事实很典型地说明了问题。

71. 安全理事会不能对这种事态视而不见。它必须设法保证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和行动不再使以色列有机会和理由依靠它们的支援和合作。以色列指望和依靠这些国家的支援来进行侵略，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停止助长这种侵略政策，并为改善中东的形势进行有效的合作。他们有办法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并非秘密。

72. 正如苏联反复声明的那样，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主要和根本的先决条件仍然是以色列侵略者的军队立即从所有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它保有的阵地上去。如果以色列不从它强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他们的军队，那就不可能为解决那个区域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

73. 美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到要派更多的联合国观察员去以色列-约旦地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

必须作以下的考虑。再派一批联合国观察员去那个区域是否真正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关于这次以色列对约旦进行的进一步的侵略行径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确实，以色列代表自己也不否认事实，他也并不设法掩盖它已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必要讨论派观察员的问题呢？

74. 但是这里的确产生了一个疑问：提出这种主张的唯一目的是不是要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使安理会不去考虑主要问题，即必须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制止侵略。

75. 我们对派联合国观察员到这个地区去的价值抱有严重的怀疑。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在苏伊士运河地带带有联合国观察员——为数不少的观察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并没有阻止以色列侵略者进行武装挑衅和继续进行侵略。再则，我们只要翻阅一下我已提到过的联合国秘书处文件〔S/7930/Add.64〕，就可使我们再一次明白以色列不仅对联合国观察员而且对联合国本身都是不放在眼里的。

76. 在这个文件的第3段中，以色列当局的代表声明说，以色列和约旦代表之间的会谈应在没有联合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举行。这说明以色列无视联合国，也不希望联合国代表出席他们与约旦的会议与会谈。那么，派联合国观察员到那个区域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77. 苏联认为，联合国应明确地谴责以色列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约旦犯下的新的武装侵略行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应遵守，而以色列却违犯了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的决定。这样，根据联合国宪章，为了维护遭受这次侵略的受害者的利益和权利，联合国对以色列侵略者采取迅速、紧急和最有效的措施是完全合理的。

78. 要是安全理事会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根据宪章第七章所采取的措施已被证明是不足够的话，安理会有权采取适当的制裁。因此，正如苏联已经声明的那样，要是以色列继续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要求，那么，把它作为违犯安全理事会决定的侵略者加以制裁，将是完全必要的。

79. 要是安全理事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话，苏联准备参加执行制裁。

80. 我们必须严厉谴责和坚决制止以色列对约旦的侵略，迫使侵略者根据联合国宪章服从和尊重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81.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以色列在约旦河东岸的约旦领土上发动了武装进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西亚危机的注意。在这场危机的阴影下，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召开会议。根据最新消息，以色列武装力量跨过了停火阵地，沿着约旦河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进攻了好几个约旦村庄。这次进攻造成了大量伤亡和平民财产的大量损失。

82. 当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考虑由于违犯停火协议而造成的局势。一九六七年七月，安理会在开会讨论了同样的形势以后，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安理会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第二三四（一九六七）号、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中规定条款。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安理会在第二四〇（一九六七）号决议中谴责了对停火的违犯，重申必须严格遵守决议，同时，要求立即停止在这个地区所有被禁止的军事活动。

83. 从约旦代表的叙述以及报纸的报道，显然我们又一次面临了同样的局势。但是这次约旦政府曾预见到以色列对停火的大规模违犯行为。约旦代表在其三月十九日的信中通知安理会“以色列当局现正打算对哈希姆约旦王国的东岸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S/8487〕。

84. 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和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的迫切性，我国代表团在现阶段不准备详细谈论。只需说说以下一点就足够了：以色列当局最近这次行动是完全违犯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的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的。那个决议具体明确地禁止停火以后的一切向前推进的军事活动。就这点明确规定而言，以色列今天进攻约旦领土，从任何角度讲，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必须作为对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停火的严重违犯行为受到谴责。安理会有责任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下令立即停止敌对行为并撤回以色列越过约旦河的武装部队——要是他们还没有撤走的话——而且也要向以色列提出要求，以后不再有类似的行动发生。

85. 我刚才提到的安理会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也要求“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和观察员充分合作,贯彻停火”。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从秘书长的报告中不能不注意到,约旦三月二十日提议要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约旦与以色列的会晤。这个建议遭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拒绝。秘书长正确地把这个拒绝称为“不必要的消极和顽固”〔S/7930/Add.64〕。这个拒绝违犯了我引用的第二三六(一九六七)号决议中的有关章节。

86. 在一九六七年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关于西亚危机的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国代表团一直坚持的立场不仅是原则性的,而且是最公正最实际的。对阿拉伯广大领土的继续霸占和沿着停火线频繁的冲突经常使人想到那个地区的局势紧张。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并愿意重申,要是以色列不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我们不可能期望这个地区恢复和平和安全。这个原则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得到明确承认。

87. 遗憾的是,不管秘书长的特使冈纳·雅林先生进行了多么耐心和艰巨的努力,在贯彻决议方面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不贯彻决议,我们就不能期望在西亚打下永久和平的基础。因此,全面贯彻决议是最重要的。我们很高兴地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常驻代表的信〔S/8479〕中看到,他的政府已通知雅林先生,他们愿意执行决议。约旦代表在今天上午安理会的发言中也声明,他的政府将热切地希望给雅林先生一切机会,使他能胜利地完成使命。但是,我国代表团担心,这样严重地违犯停火协议可能危害这一使命。

88. **帕查奇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及安理会各位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就中东的严重局势向安理会发表讲话。

89. 上次我就这个问题向安理会发表讲话,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第一三四八次会议上,也就是在六月六日停火决议〔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刚刚通过之后。我愿重提一下,当时我曾经告诫安理会,不要搞一项不要求占领军从阿拉伯领土上撤走的停火决议。当时我就讲过,不要求撤军、仅仅限于停火和

停止敌对行动的决议会给以色列以机会继续侵占阿拉伯领土,并最终并吞这些领土。事实上,在本安理会上和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代表一直表示,安理会没有要求立即从阿拉伯领土撤出占领军实际上就是安理会同意以色列并没有撤军的国际义务。在这种思想助长之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到今天,以色列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最终并吞那些占领的领土而精心策划的。

90. 通过六月六日停火决议仅仅三个星期,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以色列就并吞了耶路撒冷阿拉伯部分。当然,这件事提交到联合国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二二五三(ES-V)号,第二二五四(ES-V)号〕,要求秘书长派一位特别代表去调查情况,并向秘书长汇报结果。联合国大会中,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采取的行动是无效的,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予以撤消。但是,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瑞士的欧内斯托·塞尔曼先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递交的报告〔S/8146〕中通知国际大家庭,以色列没有改变立场,以色列官员告诉塞尔曼先生他们在耶路撒冷所采取的行动和措施没有协商的余地,也不能撤回。

91. 同时,经过精心策划与周密考虑的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恐怖活动毫无缓和,结果使得近四十万人民被赶出家园,逃往约旦河对岸,完全不顾安理会六月十四日通过的庄严决议〔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对安理会这项决议,联合国大会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第二二五二(ES-V)号〕和第二十二届大会〔第二三四一(二十二)号〕曾两次予以肯定。

92. 很清楚,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想让联合国干预这个问题,以色列没有隐瞒这一立场。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未能通过关于撤军的实质问题的决议,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尽管当时联合国实际上是一致要求撤军的,因为大家认为用武力侵占领土是宪章所不能允许的。

93. 在第二十二届大会开会时,以色列外长又一次警告联合国大会不要干预这个问题,他说,中东不是保护国,因此,中东的事情不应该是大会作出决议的问题。

94. 正如安理会各位代表都知道的一样，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安理会通过一个实质性的决议。但是，当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由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提出的草案后，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终于作出了决定。但是我相信安理会各位代表都记得，在那个决议通过之前的痛苦的日子里，在安理会代表们和直接当事各方的不断的讨论和接触中，大家都很清楚，安理会不可能通过一个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直接进行谈判的决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没有包括关于直接谈判的条款，这是有意如此的，并不是偶然的。如果阿拉伯方面在他们的领土被军事占领的情况下具有接受直接谈判的任何可能，那么，长达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讨论和接触便不会是需要的了。决议里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国际社会不是指望直接当事各方，而是指望秘书长的特使为和平解决作出主要的努力。他从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就负起主要责任了。

95. 但是我们看到，自从那个决议通过以来，以色列一直在不厌其烦地企图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决议，企图说明那个决议安排了直接谈判。可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决议并非如此，因为要求直接谈判的决议是不可能安理会通过的。我们之所以拒绝直接谈判，是以一个很简单的前提和事实为根据的，那就是，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政府会在外国占领自己领土的威胁与阴影下进行谈判。这样的谈判，不是谈判，而是投降。阿拉伯人民现在并没有投降，过去没有投降，将来也决不会投降。历史和时间在我们一边。

96. 但是，自从决议通过以来，以色列做了些什么呢？它有没有忠实地和秘书长的特使进行合作呢？它有没有为特使的完成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呢？换句话说，它有没有为特使完成使命给予一些方便呢？还是相反地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使特使不能完成他的使命，从而阻挠和平解决问题呢？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起，以色列方面就不断加强对约旦的挑衅。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供了关于以色列武装力量炮击约旦河对岸的难民营，使许多人惨遭死亡的一切必要的情况。在加沙大规模的驱逐以及恐怖统治继续进行着；在耶路撒冷，征用了八百多英亩阿拉伯人的土地，接着，又宣布了一项决定，说已占

领的领土不能再认为是敌人的领土了，因此，一踏上占领的领土，就算进入了以色列。以色列当局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采取这些措施使得雅林先生要完成任务，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更加困难了。

97. 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对以色列人表示佩服：他们从不卤莽行事或者单凭一时冲动。他们做每件事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我想，如果把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刚一通过立即就发生，并以今天的大规模进攻为顶点的一系列行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其明显的目的无非是阻挠雅林先生完成他的使命，因为他们没有能阻挠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98. 今天，安理会面临的形势怎样呢？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的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决议通过后，停火线就建立了；那时，安理会讲得很清楚，任何一方违犯停火都不会得到容忍。可是无论是越过约旦河或在苏伊士运河地区，以色列违犯停火不知有多少次了。这次，他们派遣了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名军队，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冲过停火线，派遣几百名伞兵深入约旦领土，接着在约旦屠杀了一百五十多名，或许两百名平民。还有什么比这样违犯停火的行动更为严重呢？

99. 他们称这些平民为恐怖主义分子。但是，也许他们在今天的短短的时间里所做的，就是杀掉所有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这使我想起来在圣经里读到的赫罗德皇帝的故事：基督的诞生使他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罪行之一：屠杀无辜者。在仅仅几个小时里就杀戮了一百五十到二百个青年人，这难道不是如同一辙吗？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些青年人就是他们所谓的“恐怖主义分子”吗？他们杀害那些青年人，仅仅是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可能是我们所称的“自由战士”，或他们所称的“恐怖主义分子”。

100. 但是，难道能够想象，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在军事镇压的统治下，居民中会不会有反抗吗？当我环顾会议桌周围，我看到有许多代表他们的国土一度受到外国占领，那些国家的反侵略战士、自由战

士曾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向占领者进行斗争。巴勒斯坦人民也是如此。在阿拉伯世界中，没有哪一国政府能够或者愿意去阻止这些自由战士的活动。只要以色列坚持占领我们的领土，只要以色列继续采取旨在最终并吞那些领土的措施，就别想指望阿拉伯国家为以色列提供保护和庇护而反对巴勒斯坦人民光复家园的斗争。

101. 总之，停火决议是对各个政府而言的。它不是对不受任何政府指使而只是作为个人来行动的那些人提出的。因为，我相信，人人都能同意，那些渗入者，即被占领土地上的自由战士的行动，都不是出自于官方或政府的煽动的，而是出自于他们不能容忍外国军队占领他们的家园。

102. 象今天下午美国代表的讲话那样认为自由战士的行动是违犯停火决议的，那是错误的。停火的决议是对政府提出的。只有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在政府的直接指挥下的行动，才能恰如其分地看作是违犯停火决议。

103. 但是，以色列不仅违犯停火决议，而且违反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义务，并违反国际法和公平的最基本原则；面对这些明显的违犯行动，安理会将怎么办呢？难道因为我们在那里驻有联合国观察员就心满意足而忘记这一违犯决议的行为和由此导致的丧失生命的悲剧吗？我们有没有要求安理会向以色列讲明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国际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必须断然地清楚地被认为是侵略行为而受到谴责，从而来维护自己的决议，维护联合国宪章的重要的基本原则呢？因此，我同意刚才发言的几位代表的意见：安理会必须贯彻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对以色列采取强制和惩罚措施，包括科以制裁。

104. 由于问题紧迫，我现在不想再讲下去了，但是我希望以后能再有机会就中东危机的实质性问题作一较详细的发言。我想，我们现在应该设法使安理会作出一个决议，使以色列明白，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会不引起注意也不会不受惩罚。

105.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说明：今天上午以色列代表讲到停战线时说，停战线怎样的不恰当，以色列从来不把这些停战线作为它的边界，因此，决不退回到那里去等等的话，实在使我吃惊。

106. 我想，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论点，说什么停战线划得不当，因此以色列决不同意退回去，换句话说，他们想使从约旦、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征服来的大片领土并吞合法化。但是我偶然发现以色列去年六月向阿拉伯人民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几个月，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番有意思的话。这是在战争发生前八个月由埃班先生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般性辩论中讲的。他的话如下：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制定了关于停战分界线的决议后，这些主权国的国民生活已经日渐稳定下来了。但是有证据证明在中东，一些有思想的人们开始对于用武力来改变现存的领土和政治结构表示怀疑。这种威胁和支持这种威胁的政策是触犯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条文的。”埃班先生说：“这些威胁手段和政策违犯了经过自由协商、庄严签订的双边协定。”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停战协定。

“这样的威胁和政策破坏了国际上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没有可能实现，〔因为〕国际社会反对用武力来改变已经合法地建立起来的并得到国际上公认的局面。”

他继续说：

“在中东确实没有必要再制定新的或专门的和平安全原则。”⁵

107. 我引用他的话，为的是要清楚地显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机会主义政策是多么无耻可笑。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这样口若悬河地维护过的事情，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因为以色列已经有能力采取侵略行动来占领阿拉伯各国领土，就受到了这样猛烈的攻击。以后有机会时，我对中东局势的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还有许多话要说。我要求安理会不要理睬以色列代表傲慢的威胁，他今天上午自封为安理会的法官；我要求安理会采取符合安理会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行动。现在放弃责任，不采取坚决的行动，以后会给联合国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最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

⁵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全体会议，第二十一届，第一四二八次会议，第112段和113段。

108.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 我们深为遗憾地、非常忧虑地听到了以色列武装部队在约旦领土内所采取的军事报复行为, 这些地方明明在按照安理会决议而建立的停火地带的那一边。我国代表团对以色列武装部队所采取的行动表示遗憾, 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十分不幸又是很不明智的, ——尤其因为在这个地区有联合国机构存在, 还有秘书长的特使正在耐心地努力执行安理会委托给秘书长的崇高使命。

109. 我们曾经怀有希望, 认为雅林先生到如今为止的不声不响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会取得一些进展, 从而使联合国有可能有效地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所包括的条款。非常清楚, 如果雅林先生要能成功地完成在这个困难地区的崇高和平使命, 他必须得到有关各方毫无保留的合作, 有关各方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这个紧急的不易进行的使命。只有各方的充分合作和克制才能使联合国所作的努力成功, 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宁。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1段, 担负着维持这个地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重任, 有权要求不能让任性的敌对行动破坏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110. 以色列采取的军事报复行为, 也不能因以色列代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8486〕中所说的话而成为合法化; 信中把这些行动说成是为了避免所谓在停战线约旦一侧组织起来的武装集团进行的“恐怖分子的活动”而采取的措施。

111. 我们充分认识到必须严格遵守停火的各项条款, 必须避免各方采取敌对行动, 并对这种敌对行动引起的不幸后果深感遗憾。与此同时,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军事报复行动是决不能允许的, 也是决不能为之辩解的。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是: 凡是在有关停火协议的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中可能发生的事变都应通过驻在该地区的联合国机构来解决。

112. 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报复行动继续下去, 则必然会危害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雅林先生受托执行的微妙任务。对此, 无需我追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理会第二二八(一九六六)号决议的条款, 在此条款内安理会已经明确, 军事报复行动是不能容忍的。

113. 面对以色列武装部队目前采取的报复行动, 安理会不得不表示遗憾, 并要求该部队立即撤回他们以前占领的约旦河以西的停火地点。我国代表团愿进一步迫切要求安理会发出明确无误的警告: 军事敌对和报复行动是不能容忍的, 采取这种行动的一方必然要受到安理会的谴责。

114.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作出紧急决定。

115. 最后我要说一下, 敌对和报复行动决不会有助于中东和平事业。中东取得和平的出路在于双方接受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 以此作为取得持久和平和永久解决办法的基础。

116.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向你和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 感谢你们给予我国一个机会就今天刚发生的事件发表一些看法。我得承认, 我在这里发言, 既感到满意, 又感到痛心, 满意的是我们业务工作中的预见是正确的, 痛心的是我们的预见悲惨地被我们今天埋葬的又一批阿拉伯人的尸体所证实了。

117. 我想先就新任以色列代表今天早晨在安理会上的讲话发表几点看法。他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安理会上发言, 他的发言就象那些传教士们, 他们新到一个教区时就用最基本的教义问答开始讲道, 似乎他们的教区居民对于宗教或上帝是一无所知的。显然, 他象所有的以色列代表一样, 不厌其烦地重弹老调, 以纳粹主义的迫害和恐怖来为以色列的存在辩解。大概他以为用他自己的这种办法就能打动我们的心, 以为向我们解释一下以色列存在的现象与人们记忆中的纳粹主义恐怖行动是密切相关的, 这样做就算在履行以色列的新任牧师的职责了。

118. 在我看来, 他似乎象一个出色的银行家, 认为希特勒为以色列的历史存下的一笔款子还没用完。这种观念曾一再被利用, 但这种观念在历史上和道义上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他向我们讲起希特勒政权的时候, 却不谈早在本世纪之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 不谈贝尔福宣言时期的国际交易, 也不谈一批又一批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被送到巴勒斯坦去建立犹太家园, 这件事不能看作是对关在集中

营里的犹太人的补偿，虽然他们作为希特勒种族主义蹂躏下的被占领国的公民是当时的受害者。

119. 我相信，在德国战败后和纽伦堡审判时期，各大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来责成国际社会建立一个以色列国，以此作为对于居住在被占领国里的犹太人的某种补偿。

120. 当时，或许是因为纳粹主义疯狂的行动和选择犹太人为主要受害者一事而感到吃惊，或许是为了减轻在战前的几年里和在某些欧洲国家的首都的反犹太主义所引起的内疚，某些大国设法抚慰国际社会的良心。在圣经里有一句明智的箴言，我相信这是从人类最初时期以来为所有古老文化所传下来的：错上加错并不就是对，同样，一个非正义的行为也决不能为另一个非正义的行为所纠正。

121.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道标准、法律原则或道德价值能允许人们为了补偿犹太人选择另一个受害者，把一个民族赶出他们的家园，而让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挤进来。这些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得到了财政和领土的赔偿，而以色列国本身又在利用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内疚心理获取大量武器和金钱作为对犹太受害者的补偿。

122. 面对流浪各地的阿拉伯难民或那些仍然处于以色列袭击下的难民营里的阿拉伯人，我要问一问，有哪一个大国敢说，国际道义能宽容这种行为，能为拒绝对阿拉伯人的补偿一事找出道义上的根据。

123. 我讲这些开场白是为了使以色列代表不致感到失望。毫无疑问，他预料他的话会挑起一些答辩。

124. 现在来看一看问题的焦点，今天上午，有人告诉我们说，二十年来以色列天天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

125. 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二十年来在这个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在成为一个强国，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和殖民大国；我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使这个把自己建立在这块土地上的国家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阿拉伯人不断地流亡。二十年来，差不多每次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被周期性地赶

出自己的家园，而让位于无权在这地区生活的无国籍的人们。

126. 我认为，一九四八年我们在联合国不幸地看到：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国际法每一项法律准则和每一项人道主义和道德原则受到粗暴的违犯。这种违犯在当时被这个或那个大国想方设法用种种诡辩术和雄辩术来提供合理的根据。但是，这在构成国家的建立、存在和合法性的标准里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127. 在那种国际形势下，联合国成了一块挡箭牌，而许多当时应对此负责的国家也许现在对这事实感到后悔。但是，在这地区划分以色列领土的国界线已经确定。只要看一看中东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竭力申辩每天都在为其生存而战斗的以色列人到处有所扩张。在现代史中，几乎没有一个以受害者为借口建立起来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成这样一个领土如此广阔和力量如此强大的帝国。

128. 这就是以色列怎样一方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在今天又享受着一种极强的特权。它既在军事上采取行动又在法律上玩弄花招，对于联合国只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决议置之不理，占领了比划分给它的大一倍的领土。

129. 二十年来，联合国作出许多决定，对此，阿拉伯一方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对这些决定是非常尊重的。不管我们对这些决定是否感到满意，我们都承认安理会的决定是有权威性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它。这些决议的受害者对宪章中规定的这些原则表示尊重，但他们不应该经常成为以色列在法律上要卑鄙手段的牺牲品，以色列正是用这种卑鄙手段肆无忌惮地歪曲宪章的意义。且不说那些没有受到尊重的决议，在一九五〇年发表了一个三国宣言，当时三个大国在宣言中同意承担义务确保世界那个部分的现状受到尊重。可是，当现状不断地被暴力破坏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些大国对此采取任何措施。尽管它们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威信起誓来保证尊重三国宣言，但不论是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时，还是以色列在那个地区改变领土的结构和状况时，它们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30. 我想到一个安全理事会决议，虽然它没能

使我们满意，但当它被通过时，我们将它看作是为了在安理会中取得一致意见，从而能采取有效步骤的最后努力。有人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决议原原本本地被通过的话，那么，那些倡议把这一决议提交给安理会的大国或那些在这里发言阐明他们将如何执行这一决议的大国代表们将会给予这一决议以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不幸，自从停火和那个决议通过以来，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在各方面违犯停火和决议的情况——军事上的、法律上的、公共秩序和人权方面的；我们看到日益频繁地出现无尽无休的违犯决议的行动——这证明中东危机时我们对以色列那些企图的指责是完全正确的。

131. 有人说我们把局势描绘得太戏剧化了。可是，不幸得很，今天我们有充分理由要求当时责备我们一向是悲观主义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曾经真的是对局势抱有任何幻想和信任的话，现在该埋葬掉他们的幻想和信任了。

132. 你们可以回想起，在停火决定通过时，安理会召开了一个会议，早晨六时开始，一直开到下午四时以后〔第一三五二次会议〕。以色列军事当局没有响应安理会的呼吁而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企图取得战略阵地，进展到苏伊士运河两岸，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夺取叙利亚高地。那时我们就说过，以色列的这些计划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恐吓行动，它们还有政治影响，企图达到一贯的政治目标，即掌握尽可能多的王牌，这样就可以把自己提出的和平条款和停战条件强加给对方。

133. 我们按照安理会的要求立即接受了停火，而从停火决议通过之日起一直到以色列达到其真正目的之前，以色列却一直漠视这个决议。而且我们感到，即使这个较晚达成的停火也没能使以色列满足，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看到以色列不断进行旨在并吞领土的种种活动。

134.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以色列内政部长在决定把占领的土地置于以色列国内法之下方面所采取的立场的严重性。在整个历史上，除了纳粹政权或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外，我们从未看到被占领的土地立即变成征服者的领地，用征服者的法律

专横地将土地并入征服者的领土。人们将回想起，一八七〇年在俾斯麦统治下，在与此相同的情况下，普鲁士违犯了当时的国际法，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当希特勒德国征服了苏台德区，它立即并吞了这块地方，并把它置于希特勒政权的国内行政管理之下，属希姆莱管辖。当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时，奥地利领土立刻归于德国统治之下。那一次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名称就表示是一次纯粹的合并。当时，虽然整个世界甚至比现在还要软弱无能，但至少试图采取法律行动反对那种对国际法的破坏。当时的整个世界可能无力采取军事行动——因未反击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至少，大国中有一种谴责践踏国际法的正义感。如今，以色列凭借它犹太人惯用的狡辩伎俩——我希望它能认识到我们也同样了解这些奸诈——已三次无耻地宣称那些领土现在已经不再是敌方领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一问那些领土已变为谁的领土。以色列三次宣称被占领地的法律已不适用了。那么，现在那些地方实行了什么法律？

135. 按我们的理解，停火是保持现状的一种形式，包括被占领地的所有活动。有人把这种现状解释为关系到海关措施，便于居民活动的措施等等。以色列已经接受停火；因此它必须承受由此产生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大国对此没有作出反应，安全理事会也没有反应。正因为这样，以色列才胆敢继续活动，以为国际社会或许是因利害关系而保持沉默，或许是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

136. 当然，过去几个星期发生的事件证明，某一个史密斯先生或某一个伏斯特先生可以肆无忌惮地无视国际道义，而将史密斯先生看作是自己的模仿者、并将南非看作是自己同路人的犹太复国主义，在行动上不甘落后。

137. 不幸得很，几个月来，有关这三个国家的问题，把安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排得满满的，而这些都是由同一哲学、同一政策和对于国际社会的同一傲慢态度造成的。

138. 我已简述了一些对将来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的事实。在我们与秘书长和历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接触时，我们的意图决不是仅仅堆积起更多的文件或

新的抗议书；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只是想提供事实证明以色列这种完全无视因安理会决定而产生的政治局势的意向。它从一开始就无视这种局势，因为它从未打算说明它认为应怎样去执行安理会决议。雅林先生力图为乐观气氛创造一些小小的基础，并为双方对话铺平道路，但以色列却把他的努力全破坏了。

139. 我很满意我刚才听到安理会中最有权威的人士中的一位说到，今天的事件发生在雅林先生正要飞往安曼，继续进行他努力中的一个步骤的时候，这并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这使我们回忆起，就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前夕，某些主要大国的行动使我们相信，为了解决危机，即将开始重要的接触和访问；第二天，我们就发觉我们面临着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侵略战争。

140. 所有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能使安理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在那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吗？以色列对纳粹党人好象是着了迷一样，他们采取行动的办完全是纳粹党人的一套办法。他们的政治学说、他们的行动、他们在中东问题上使用的法律手段，就以此为背景，而且很明显地是从里宾特洛甫的狡诈或希姆莱的行动中得到启示的。我认为在刚刚发生的事件之后，把以色列的企图范围估计一下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挑战不仅是对准阿拉伯人的，而且是对准这个国际组织的，不管安理会及安理会的成员享有多少威信，安理会的决议还是天天被特拉维夫集团的种种决定所破坏和侵蚀。

141. 我认为现在正是我们认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以色列今天早晨做了些什么？它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其目的已公开宣布。以色列总理还说他对此次行动感到满意，并说以色列的部队在完成了使命和达到了目的之后，正在返回本国。

142. 我想希特勒还从未这么大胆去发表如此重大的声明；他宁可脱离国际联盟，而不愿玩弄法律上的把戏。然而以色列却仍然坐在我们当中，企图用同它的行为毫不相干的报告来引起整个世界的同情，继续在国际社会面前装得象一个肯定能逍遥法外的国际海盗一样。

143. 当安理会正在考虑人人都清楚是一种报复

行动的局势的时候，我想在我们这儿的辩论中再多说什么也许是多余的。就在这个联合国机构里已经有了先例，让我举几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决议谴责联合国对也门哈利布村的报复行为。另外有一个关于萨穆地区的某些事件的决议，它是由在座的一个大国提出的；在决议中，联合国明确地对报复行动的原则表示谴责。我们非常失望地听到某些代表在今天下午发言中说，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处于相等的地位，应该呼吁双方都停止他们的行动。

144. 今天回想一下，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最近在谴责报复行动中采取了鲜明立场，我认为这是比较公正的。正象几年前国际社会和世界上所有的法律学家都表示反对追击权一样，如果那时人人都对支持追击权的种种论点熟视无睹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天就会看到柬埔寨已经被征服了。

145. 我认为安理会非常有必要作出一个鲜明的决定，非常有必要进行毫不含糊的谴责，而不能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与人们面对非法侵略行动而不得不采取自救的合法的行动相提并论。

146. 今天早晨我们看到散发的补充说明的联合国文件中，竟然用上了“恐怖分子”的字眼，感到很吃惊。更糟糕的是我们竟发现“关于在以色列方面采取的恐怖活动[S/7930/Add.64,第2段]”这样的话。我认为以色列代表今天早晨在发言中是失口讲错了话——如果他不是有意的话。他说恐怖分子正渗入以色列领土。我并不知道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领土。应该说他们正在渗入到他们自己的领土才对，这样才更符合事实情况。如果以色列指控他们是恐怖主义，那么这是征服者自己的观点；但是——抱着对起草这些文字的部门应有的尊敬——我认为，联合国在它的文件中使用这样一个措词使我们有理由感到，对联合国文件中使用这样的措词必须引起重视。

147. 现在我不想再多说了；我只想提醒一下，曾经也有过同样严重的情况，当时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事件的重要性作出决定，而那时显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148. 面临着持续了六个月的 中东局势，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所采取的道路正是要走向我们在一开

始就谴责的那个目标。如果联合国继续对此不闻不问，我认为联合国的责任比国际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负责任还要严重得多。而且只是对以色列表示道德上的谴责是完全不够的。安全理事会必须显示出它有能力去解决最近发生的事件，我正是怀着极大尊重才发表这个呼吁的。

149.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安全理事会再次面临着以色列对约旦的武装侵略行动，这是以色列几年来对阿拉伯各国的一系列侵略行动中最近的一次行动。

150. 约旦常驻代表在他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信件中通知安理会，“以色列当局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S/8484〕。这是事先策划的和不顾一切的攻击的又一明显的实例。约旦常驻代表在过去几天中就事先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攻击有可能发生，甚至极其可能发生。

151. 不久以前，安全理事会经过几个月无结果的讨论之后，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最后通过了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目的想消除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略遗留下来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决议。它没有从它在那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它的武装部队。有关的阿拉伯国家一再声明他们愿意遵守该决议的条款。与其态度完全相反，以色列至今拒绝这样做，所以它的态度是直接违犯宪章第二十五条的。

152. 以色列现在又一次把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手段视为正当，这一事实不得不使人们相信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对以色列无非是一纸空文。正是弱肉强食和强权就是真理的信念构成以色列对邻国政策的基础。今天上午以色列认为自己有资格宣称只有以色列才能决定什么时机去进攻联合国的另一个成员国，他讲话时那种傲慢态度，应该使那些不愿要求以色列执行宪章条款的人（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睁开眼睛看清楚了。他们没有对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发起的侵略进行谴责，只能使得以色列更加骄横和更加蔑视国际举止的最基本的准则。

153. 以色列代表还是老样子，又忍不住提到了那些不属于我们讨论范围的事情。他谈到二次大战时

期纳粹的暴行。尽管他的这些问题和我们现在的讨论毫不相干（很清楚，他的这些话的目的在于在讨论中注入感情上的因素），但我们还应该感谢他提出了这点。在使我们回忆起纳粹的行为的同时，他不自觉地使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国土上的态度正是和纳粹占领者在欧洲的态度有着悲剧性的相似。在以色列把阿拉伯国土上的人民自卫描绘成是暴力，把被以色列赶出自己国土的阿拉伯人说成是恐怖分子时，我们明白它的用意。纳粹用以攻击英勇抵抗侵略他们国土的入侵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抵抗战士那些措词，我们还记忆犹新，以色列在这里效法他们，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光彩。

154. 我们想用最明白的方式声明，联合国宪章承认人人都有抵抗侵略的权利。正是以色列违犯了我们的宪章，它侵占阿拉伯国土，赶走那里的居民，实行镇压平民的恐怖和报复统治，破坏他们的家园以及在占领区犯下其他暴行。阿拉伯人的抵抗，象约旦人对入侵者的抵抗一样，是合法的，是完全符合宪章的。这是不管讲多少话来诡辩都掩盖不住的事实真相。

155. 在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我国外交部长清楚地阐明了我们对这个局势的立场，他说：

“根据联合国宪章，凡是制止侵略和肃清其后果的一切必要步骤都是合法的。”⁶

156. 在他的讲话中，以色列代表公开声称他们有权进行预防性战争。这是联合国宪章所明确禁止的。以色列这样做，就明显地把它自己置于联合国宪章的范围之外，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一切联合国成员国都必须遵守宪章的规定，而以色列却是例外，它有权发动预防性战争和在他国的领土上执行搜查和毁灭的任务。

157. 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讲起“扫荡行动”。这些行动的精神上的创导者必然会因他的学生们所越来越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的知识而感到高兴。对达扬将军来说，研究在越南的这些军事行动毕竟不是没有用

⁶同上，第二十二届，全体会议，第一五七八次会议，第17段。

的。现在，他和他的政府可以采取这些军事行动来对付为着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战斗的其他国家的人民。

158. 正象约旦代表提醒我们的那样，阿拉伯人民寄希望于安理会。今天早晨，特科阿先生巧诈地阐述了以色列对待安理会的态度。他实际上说我们是不可信任的，因为我们中有些人谴责过以色列以前的侵略行动。

159. 我们为自己在反对以色列侵略上所采取的坚定立场而感到自豪，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并不说我们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是不偏不倚的。我们的人民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是加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一旦在中东或其他地区发生侵略行动就予以抵抗。我们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来完成这些任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也同样承担着这样的任务。

160.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谴责以色列最近对约旦的侵略，尽一切努力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进攻。安理会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得到全面执行，以消除以色列侵略的一切后果。以色列所表现出来的目无法纪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应该使以色列懂得，联合国决不会容忍任何违犯宪章的行为。

161. **主席：**美国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62.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想简单地回答苏联代表提到的一些看法。

163. 当马立克先生刚回到安理会的时候，我因有要事羁留在华盛顿，所以如果主席先生允许的话，请首先让我对我的副手巴法姆大使代表我对马立克先生所致的欢迎辞表示同意。我希望将能为在这个地区及在全世界谋求尚未实现的和平和安全和马立克大使及安理会的全体同事们一起工作。

164. 我认真听取了马立克大使今天的发言。他说美国在考虑中东问题时没有做到公平合理，这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话。我想引用一下记录，这是确定任何国家在考虑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时是否公平合理的最好的办法。

165.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我当主席的时候，

安理会正致力于中东问题。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指控叙利亚违犯安理会以前的决议对它所规定的义务。经过反复磋商，阿根廷、日本、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提出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决议草案〔S/7575/Rev.1〕。这个决议草案以最客气的方式，要求叙利亚政府加强防止恐怖事件的措施，并吁请叙利亚和以色列双方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工作提供方便。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还可以回想起来，这个决议草案在得到通过的必要票数——十票赞同——以后，被苏联行使否决权否决了。

166. 在我们考虑公平合理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把此事和同月的晚些日子，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一下对照。当时由于约旦的指控，安理会讨论了被认为是以色列违犯了所承担的义务的以方军事行动。此时，在美国的坚决支持下，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严厉得多的决议〔第二二八（一九六六）号〕，对以色列当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表示遗憾。

167. 现在，马立克大使拒绝认真考虑我们提出的联合国把它的监督作用扩大到以色列-约旦停火线的建议，认为这样的建议是回避问题和浪费时间。在讨论这个建议时，苏联代表引了秘书长的报告。就在他所读的内容之后紧接着是这样一句话，它确实表明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扩大联合国活动范围。我现在念一下马立克大使念过的那句话：

“也有过关于以色列军事力量很不寻常地在约旦河谷地区集结的报告。”

接下去的一句话是：

“正象以前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在以色列和约旦停火区没有联合国观察员。因此，不幸得很，在关于这些事态的发展方面秘书长得到的情报很少，或根本得不到核实的情报。”

168. 如果当时我们得到这种情报的话，那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安理会也许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我又提了我在原先的插话中所提出的建议，是为了能在执行我们以前的决议方面取得进展，为了在保证有关各方审慎地遵守停火方面取得进展。

169. 尽管没有人会认为这种行动能解决中东的

根本问题，但是很清楚，它将有助于防止或者至少减少象安理会今天正在讨论的那些事件的发生，那些事件只能增加已经成为永久地与和平地解决中东问题的巨大障碍。这些不是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为当前这种情况而提的建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当我们辩论对叙利亚的指控时，我们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下面我读一下我那时的插话：

“同样，美国过去赞同，现在仍然赞同要求两国政府都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在这个地区的工作提供方便。”〔第一三一九次会议，第130段。〕

在辩论约旦对以色列的指控时，我们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170. 最后，为了说明我们所采取的一贯立场，我想提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我代表我国政府作了如下声明：

“美国深为关心的是在中东保持和平。我们相信，这也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联合国一切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理事国的责任是鼓励各国采取克制的态度，敦促各国政府采取防止暴力的行动。”〔同上引文，第131段。〕

171. 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这仍然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里的立场。

172.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7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感谢你给予我答辩的权利。由于时间已晚，我将尽可能讲得简单些。我愿意行使我的答辩权，对于刚才在这里作过的几个发言，稍微讲几句。至于对它们更全面的评论，我保留以后再谈的权利。

174. 首先我愿意向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报告：现在整个停火线已平静无事，以色列部队已经离开东岸。

175. 我想一开始就谈一下苏联代表的发言。对于我国人民来讲，俄罗斯语言中的诽谤词句恐怕并非陌生。苏联代表今天明显地表现出忠诚于这种暧昧的传统做法。全世界都知道是谁发动了一九四八年的侵以战争，是谁使得它延续二十年之久。全世界都知道

在中东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又是谁鼓励和支持战争势力。全世界都知道联合国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苏联想把一九六七年六月事件的责任转嫁给以色列的企图。

176. 如果苏联政府对该地区的和平确感兴趣的话，我肯定，在安全理事会上苏联代表必然会使用和平和谅解的语言，而不是谩骂和憎恨的语言。这种谩骂的实质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这在匈牙利代表的发言中明显地得到证明。现在很清楚，以前纳粹经常称犹太人为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现在叫我们为纳粹。让历史对这基于仇恨的非神圣同盟作出判决吧！

177. 我非常仔细地听取了安理会理事国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阿尔及利亚在阿拉伯国家所进行的侵以战争中始终是一支主力。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布迈丁主席宣称：

“弟兄们：这是一场为了阿拉伯家园、为了阿拉伯民族的战斗，是一场与命运休戚相关的战斗。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它。要取得全部家园的真正自由，必须消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

178.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阿尔及利亚宣布它已经决定拒绝停火要求。至今它仍坚持这个态度。一个对联合国的另一个成员国进行非法战争并无视联合国呼吁停火的决议的国家，有什么权利到这儿来指控人家为反对战争、反对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而采取的自卫措施呢？

179. 阿尔及利亚的代表讲到了以色列控制区的局势。他的种种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我们已经在提交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很多信件中反复地进行了驳斥。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重申，以色列决心在它的控制区内确保公民们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不受暴力和流血的威胁。令人满意的是：农业、商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公共服务事业在这些地区正在正常进行，并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扩大。

180. 那些谋求加剧紧张局势和助长敌对情绪的人们，对这一形势感到不满意是并不奇怪的。但是，他们的谋划得不到该地区大多数人的支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对长期而痛苦的斗争感到厌倦，到头来都

想在和平共处中生活。现在是阿拉伯各国政府应该放弃危险的暴力道路，转向实现和平解决的目标，来响应各民族人民的愿望的时候了。

181.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代表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征服了他们今天在联合国里所代表的国土的。但我却知道我们以色列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被罗马帝国主义所征服。我也知道先是罗马人，后是拜占廷人，再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埃及古时的奴隶骑兵、土耳其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分别在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祖先的国土上开拓殖民地的。我知道我们的人民二十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由于被征服而产生的恶果所进行的抵抗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他们经受了多少世纪的流浪、压迫和歧视，却仍保持了民族性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如果在历史的年鉴中有一个表明通过崇高的、无情的斗争克服由于帝国主义的征服而造成的悲剧的例子，那么这个例子一定是犹太人民所提供的。任何篡改历史的企图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现在要想杜撰犹太人民的历史和歪曲它从自己的祖先土地上获得新生的民族精神，未免为时太晚了。

182. 我们今天听了一长串阿拉伯演说家的发言。发言者虽不同，但讲的话却如出一辙。他们共同的中心论点就是：“我们处于战争中。战争必须继续下去，一定要使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会停止袭击、恫吓和谋杀。我们绝不能那样做。我们反对和平，也不去谋求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在如何保卫我们自己的问题上，在何地和怎样地打击侵略者的问题上，在如何击退袭击者和破坏者的问题上，在怎样保卫我们的家园、妻子和儿女的问题上，他们能向我们提出忠言吗？就我个人来说，为了保卫我的家园和亲人，我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作出一切牺牲和采取一切措施。我们对邻国别无要求，只要求取得和平相处的权利。但如果他们把战争加在我们身上，那么如何来保卫我们自己，就由不了他们，而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了。

183.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安全理事会。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征服所带来的后果而进行了二千多年之久的斗争以后，一个小民族最后能否在它的土地上和平地生存下去？安全理事会会不会帮助中东国家结束战

争？它会不会帮助我们结束恐怖主义、破坏行为、突然袭击和谋杀活动？它会不会帮助我们向和平迈进？

184. 这些都是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我们的人民，而且我相信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都希望安理会将使我们摆脱冷酷的战争阴影，使我们的地区恢复其本来面目，使我们地区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安全与和平。大家都怀着这样的希望期待着安理会对存在的问题作出回答。

185. **主席：**伊拉克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86. **帕查奇先生（伊克拉）：**刚才以色列代表向安理会报告，各条停火线已经平静无事。我猜想他一定以为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们会对此极为高兴。但这是毁灭和死亡的寂静。二百多人由于这种平静而死亡。许多难民营由于这种平静而化为灰烬。而以色列的代表却到这儿来告诉我们现在一切平静无事，安理会对这个问题无须再做什么事了；以色列军队进行了一次远足，或者说一次屠杀和毁灭的游乐旅行。不，先生，问题决不能到此为止。安理会比以往更有理由对此采取行动——而且是决定性的行动。

187. 以色列代表重弹老调。谁要是批评他的政府的政策就立即被扣上“憎恨犹太人”的帽子。给批评和敢于揭露以色列侵略政策的人扣上“反犹”帽子是一种人所共知的方法和策略。我从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以色列代表竟用这种丢脸的办法企图吓倒那些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人们，吓倒那些告诉以色列侵略者是侵略者的人们。

188. 以色列代表讲到了二十年之久的战争。可是这战争并不是从一九四八年才开始的。反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战争是早在七十多年前在一八九七年开始的。当时在一群欧洲的犹太人决定在一个十四个世纪以来主要是阿拉伯人居住和有阿拉伯文化的地区建立国家。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民是否有权享受世界各国人民有权享受而且确实一直在享受的种种权利，他们是否有权在自己的国家享受自决权，是否有权在他们祖先的国土上享受自由和独立。如果我们按照二千多年前的样子来绘制今天的世界地图，我真不敢想象世界将会陷入何等的混乱之中。

189. 以色列的代表谈到他们祖先的国家受到了外国的征服和侵略。但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到如此古老的年代，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是古代的希伯来人并不是最早居住在巴勒斯坦部分地区的民族；犹太人与圣地之间的宗教关系也不是唯一的；在古代希伯来人来到巴勒斯坦以前很久就有其他民族住在那里，而且在希伯来人离开后很长时间还有其他民族住在那里。

190. 圣地并不单只与犹太教有宗教关系。我们都知道，从宗教上来讲，圣地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基于这种有异义的说法，犹太人在二十世纪却企图驱逐一个在那里已经居住了十四世纪以上的民族，霸占土地，建立一个由世界各地汇集拢来的移民所组成的国家。

191. 一直是阿拉伯人处于防御地位，这个事实不仅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而且可以追溯到更早。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一九一七年，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数就远远超过犹太人数，接近十二比一。但在三十年中，由于托管国的帮助，大量的移民违背当地大多数居民明确表示的意愿，涌入这块土地。世界上只有这个国家，只有这个在国际托管制度下的国家得不到自决权。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有权自决，如果他们有权在自己的国家中享受自由，就不可能既给他们这些权利又坚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占绝对优势或排外的犹太国家。巴勒斯坦居住者的权利和犹太复国主义入侵者的权利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水火不相容的。

192. 因此，侵略战争在一九四八年之前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即使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占领了按分治计划划归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他们在阿拉伯国家军队尚未进入巴勒斯坦之前就占领了那些领土。事实上，以色列政府的现任劳工部长伊加勒·阿隆——我看此人有当以色列总理的野心——自己在多年前出版的一书中说：如果阿拉伯的军队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没有进入巴勒斯坦，那么哈加那运动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部队就会成功地占领到约旦河为止的整个巴勒斯坦。这样，那次战争的一位指挥官阿隆将军自己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说，要是阿拉伯的部队还没有进入，所有巴勒

斯坦的领土，包括按分治计划划归阿拉伯国家的全部领土，就会被犹太复国主义的部队所占领。

193. 因此，一九四八年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进入巴勒斯坦决不是侵略行为，而是对巴勒斯坦尚存的阿拉伯部分采取的一个救亡行动。

194. 以色列代表谈到保卫他们的家园和儿童的问题。但是，是谁用炸药炸毁房屋的？是谁对人民施加镇压手段的？是谁犯下大规模的屠杀和杀害妇女和儿童的罪行的？干这些事的是谁？就在几天前，人权委员会在附近的会议室中开会时，给以色列政府发了一个电报，谴责他们在耶路撒冷肆意毁坏阿拉伯财产。⁷许多国家政府也对被占领区中阿拉伯人民所遭受的镇压和残害表示厌恶和反感。在圣地，现在可以看到警察国家中的一切可怕刑具，可以看到纳粹占领欧洲时人民所遭受的恐吓和残暴。

195. 正象我所说的那样，我将还有机会深谈问题的实质和以色列怎样企图阻止联合国在这种局势下发挥作用的问题。同时也将要揭示一下它所策划的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目标——千方百计使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失败。这样，已经采用的并吞领土的措施就可以得到巩固，也可为以色列今后的进一步扩张打开方便之门。

196. 鉴于上述种种理由，目前安理会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是极为重要的。现在如不采取坚决的行动，特拉维夫的统治者就毫无疑问地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鼓励，就会进行新的侵略和冒险。所以很清楚，安理会是处在十字路口。要是联合国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在是采取坚决行动的时候了，这是决定性的时刻。不采取这种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冲突，而我们地区的和平就永远不能实现。

197. **主席：**阿尔及利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198.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原来我想，我们既然已经默不作声地理所当然地对待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外交政策发言人在今天上午会议结束时和下午

⁷参见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正式纪录，第四十四届，补编第4号，第400-403段。

会议开始时的控告，我们已经最终把那些既无根据又浪费时间的控告结束掉了。我遗憾地看到事情并非如此。

199. 阿尔及利亚的态度，大家都知道，从来没有改变过。关于这一点，我只想说阿尔及利亚对非洲国家负有责任，这些国家一致支持我国作为这个新大陆的候选人在安全理事会取得席位。阿尔及利亚也对有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国负有责任，因为联合国大会以令人鼓舞的多数票表示把我们选入安全理事会是合适的。

200. 但是，在谈到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问题时，很清楚，犹太复国主义者外交代表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全部历史是对国际社会的决议的直接和具体的挑战。

201. 我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就象我们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反应一样。以前，我们曾多次这样讲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再讲一遍。不论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还是在罗得西亚、南非或西南非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始终如此。我们不准备接受，也从未接受过我们认为对巴勒斯坦、罗得西亚和南非人民不公正的一切决定。而且，如果需要证明巴勒斯坦和南非的形势相同的话，人们只要注意一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外交代表最近的一次讲话。

202. 当我们谈到正在进行的爆炸、报复行为和大规模镇压的时候，有人却告诉我们：农业情况良好，工业正在发展，贸易兴旺。这正是我们经常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们那里听到的话。

203. 关于布迈丁主席的声明，我愿意表示阿尔及利亚实际上一心要消灭所有这类政权，无论是实行种族隔离的政权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权，这两个政权都是以同样的哲学作为思想基础的。

204. 我不知道阿尔及利亚人是什么时候征服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一直为阿尔及利亚人所有。如果我理解犹太复国主义外交发言人的话，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推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沃斯特及其掌握南非政权的集团，我们就应该要求在本组织中有史密斯的代表。

205. 不久前，我们的秘书长说种族主义产生于恐惧心理。恐惧心理被强加于聚居在欧洲的犹太人；他们被赶进犹太人区，遭到屠杀。这同样的恐惧心理仍然支配着他们，正是这种恐惧心理是他们奉行的种族主义的原因，是今天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为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原因。

206. 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就是基于以上这些事实。

207. 当然，为了解除安理会可能感到的忧虑，犹太复国主义发言人告诉我们：停火线上平静无事。我好象记得几个世纪前，有人说在华沙秩序井然。

208. 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言人讲话的逻辑暗示：美国的政权应该交还给印第安人，应该要居住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的后裔们把他们的政权移交给当地的居民。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不能理解这种逻辑。

209. **主席：**摩洛哥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210.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我原来希望以色列代表能在行使答辩权时真正回答几个安理会上发言的人提出的问题。我就是发言人之一，我曾经问他中东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每天看到的那些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当然，由于不能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他一开始就离开本题，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拉入了他的话题，并谈到那些重新征服他们国家的人民。

211. 我想我不能比我的阿尔及利亚同事更好地对以色列代表的前半部分的讲话作出回答：阿尔及利亚人一直就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人一直就在摩洛哥。

212. 这样一个有名的以色列人士只知道这么一点北非的历史，这使我感到惊异，因为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北非一向是受迫害的犹太人流浪和避难的一个地方。我想请他去读一下和他同属一个宗教和一个民族的某些作家——他当然会更加信任这些人——的著作，以此来证明我所讲的是真实的，同时他也可以知道这是以色列古代大学的几个有名的学者所说的历史事实。象利昂·波利亚科夫，他写了三卷关于反

犹太主义历史的著作，⁸在这部著作里，他特别赞赏伊斯兰教国家和阿拉伯世界自从罗马帝国的迫害开始后（不幸，这种迫害也发生在基督教的初期）为了保护犹太人所做的事情。

213. 我愿请以色列代表查阅一位研究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文明史的名教授莱维·普罗旺萨尔的著作，他使大家看到了整整六个世纪中犹太人在阿拉伯西班牙所起的作用。我肯定以色列代表不会不知道这些聚居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在他们居住在西班牙的整整六个世纪期间，是犹太人中最活跃、最有生气、最有才华的一部分人。最后，我想提醒他注意到：当罗马征服了迦太基之后，罗马在昔兰尼加实行大屠杀的时期，由于犹太教和北非伊斯兰教的异教之间存在着一种神教的关系——两者都信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使犹太人得以逃出迦太基到摩洛哥避难，在摩洛哥官方的保护下，他们能够象以前一样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并且继续从事商业和农业活动，在这些方面他们显示出高度的能力。

214. 我想你们不会反对我引用一位信犹太教的新闻记者的一句话，他说犹太人是什么地方气候好就在什么地方定居的燕子。当阿拉伯人被赶出西班牙时，二十五万犹太人宁愿跟着战败者到北非去而不愿留在西班牙处于西方基督教征服者的法律之下。

215. 我并不想列举那些属于宗教历史和帝国历史的例子；但我认为自从迫害开始和罗马基督教文明开始时起，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或聚居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的历史上，都从未有过一次集体迫害或大屠杀的例子。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鄂图曼帝国统治下，或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帝国统治下，正是犹太人在资产阶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他们对于能够生活在那些地区一直是感到非常满意的。

216. 我要提醒以色列代表注意一下持续了三千

⁸见利昂·波利亚科夫：《从基督到宫廷中的犹太人，反犹太主义史》，卡尔曼-莱维公司，一九五五年，巴黎出版。

年的犹太移民运动。他将会看到犹太人并不是从阿拉伯世界来到西方，而在有史以来对犹太人迫害最厉害的时期，犹太人却从西方移民到阿拉伯世界，而不是与之相反。

217. 因此把阿拉伯人逐出巴勒斯坦是极不合理的。正如伊拉克代表所说的那样，巴勒斯坦与犹太宗教一样，都不是排外的，而是一切文明的摇篮。我们希望这块土地在今天继续成为遵守人道主义及现代理想主义的一切先验形式的国际社会，而不要变成以色列雅利安主义的摇篮，在这样的摇篮里人们的生命为根据种族和宗教制定的法律所控制。

218. 这就是我代表摩洛哥所要说的话。但是万一以色列代表在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训练中没有时间去看现代历史，我愿告诉他，当整个西方都向德国的权力投降时，当整个西方都被占领时，当它接受反犹太人的纳粹法律时，有一个国家虽然当时是一个保护国，因而既无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又无使世界都听到它的声音的办法，但是它记得摩洛哥的犹太公民是摩洛哥人，因而维希强制执行的反犹法律管不到摩洛哥的犹太人。

219. 在我看来，这种保护和这种态度，使以色列代表没有权利把摩洛哥列为迫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

220. 他刚才是用充满感情和呼吁和平的语调讲话的。当他宣称在中东已经恢复了平静，和平与繁荣已经在望的时候，我认为他没有资格谈和平。我愿告诉他，今天上午在约旦发生的事件使我们离开和平更远了——他十分理解这是为什么。这种倒退是蓄谋已久的，不幸的。但我希望这些事件能使安全理事会更清楚地知道它的责任和义务。希望安理会今晚作出决定表明它是知道它的责任和义务的。

221. **主席：**通过磋商，大家似乎一致同意现在休会。晚上九时三十分继续开会。既然没有异议，我们将休会。九时三十分再继续商讨我们议程上的议题。

下午八时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